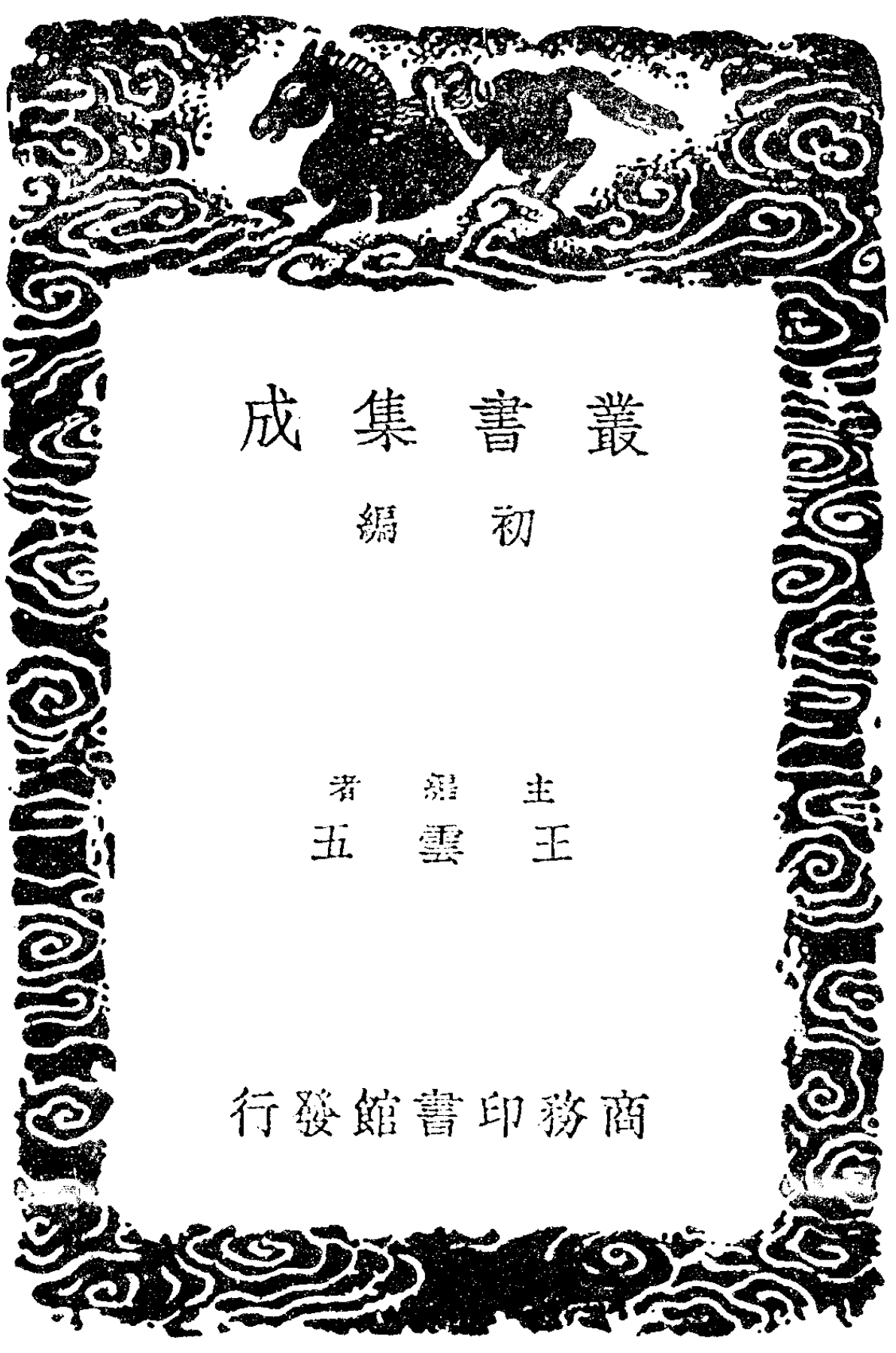


夢溪筆談 一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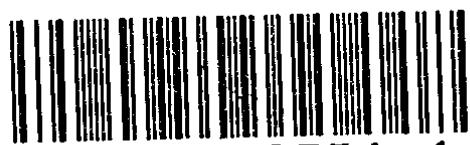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談 筆 溪 夢
(一)



3 0648 9731 1

著 括 沈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逮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本有補續津逮本無之學津本於此二十六卷用津逮本其補續二種津逮本所無者方據稗海本蓋津逮本校刻精工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卽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卽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諷。曰雜志。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剏。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旣然矣。次則廊屋爲廡。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木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

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併不恆。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云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譌。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輒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勒著定本。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爲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槩本流傳。藏弃者欲爲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趙與時賓退錄。議其積器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塵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議論太拘。小小疎失。要不足以爲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蒲廬卽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爲諸書所援據。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夢溪筆談序

沈括存中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曠。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闕繆。以之爲言。則甚卑。以予爲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目錄

卷之一

故事一

卷之二

故事二

卷之三

辨證一

卷之四

辨證二

卷之五

樂律一

卷之六

樂律二

卷之七

象數一

卷之八

象數二

卷之九

人事一

卷之十

人事二

卷之十一

官政一

卷之十二

官政二

卷之十三

權智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卷之十五

藝文二

卷之十六

藝文三

卷之十七

書畫

卷之十八

技藝

卷之十九

器用

卷之二十

神奇

卷之二十一

異事

卷之二十二

夢溪筆談 目錄

謬誤語附

卷之二十三

譏諍

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卷之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卷之一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子儀郊。式時會。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墜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歷。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敍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爲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塔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筒。章子厚爲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爲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鞞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濡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枌帙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鞞根卽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爲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鈎尙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幘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幘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腳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領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尙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

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卽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擡。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卽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於階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

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左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惟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闕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竝開封府黠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壇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

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經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文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

後殿。則執搃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入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夢溪筆談卷之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卽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歷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敍學士者。然不爲定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竝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緡謝約。約辭不敢受。予與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

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黻衣裳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卽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闈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尙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制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

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可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備闕文。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之三

辨證一

鈞石之名。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

𦉳訶也。薩音桑葛反。𦉳無反。詞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楊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觴。臬爲之礙故也。若鶩飛空中。其影隨鶩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鶩遂相遠。鶩東則影西。鶩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觴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觴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燧最細處也。豈特物爲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爲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

是非相反。大則以己爲物，以物爲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西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亦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五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見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諺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嶺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

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灤上卽漳。湏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鄴郡卽西江合流。亳漳卽漳。渦合流。雲夢卽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蟬螻。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有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刻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梢音滑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莊子程生馬。嘗觀文子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澠河之目人多不曉澠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駱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澠字書亦作溼蒲蓋反按古文溼深泥也術書有澠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碗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祕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卽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燂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燂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燂所以爲智又一說腥燂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燂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璊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鷩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門稷之璊色者謂之糜糜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糜有芭今秦人音糜聲之說也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鶉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灌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繁地之所產。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之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鞶者。疑古人爲鞶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章。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芋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芋者。芋音序。此文相近之誤也。

予家有閣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一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醜者。每穗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處奧也。卽主祔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扃。設扃于此。左戶右闈。戶闈之間該之扃。坐于戶西。卽當扃而坐也。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皆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爲螺贏疑不然蒲蘆卽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

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
一兩當今六銖中

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基。至今仍襲舊名未

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瑀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瑀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尙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之四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澆。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灑。灑。灑。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滂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滂。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

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輒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卽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

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苟勉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尙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鏞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桑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

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尤也。

夢溪筆談卷之五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卽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圓鍾爲宮。則黃鍾及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角也。函鍾爲宮。則太簇徵聲也。樂有用太簇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徵也。黃鍾爲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爲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漠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爲中聲。降輿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爲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

徵、羽相次者。人樂之敝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敝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敝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蕪又次。應鍾最短。此有敝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水。越金。不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敝。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土。土生水。用商也。不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敝。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土。土生水。何以知其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敝知之也。黃

鍾最長。大蕪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南呂最短。此其敝也。此四音之敝也。天之氣始于子

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蕪。畢于八月。故終之以

南呂。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

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於正月。萬物萌動。地功見處。則天功

之成也。故地以太蕪為角。天以太蕪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

地以姑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呂以為羽。圜丘樂雖以函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以祀

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于黃鍾。方澤之樂。始于太蕪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黃鍾一均耳。以此黃鍾一均。分

為天地二樂。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太蕪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方澤樂而已。唯函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

于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用夾鍾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

一均之類也。故漢志自黃鍾為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徵。他律雖當其月為宮。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徵。不得其

正。其均起十一月。終于八月。統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已。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

黃鍾為宮。南呂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

之羽。變為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為主而已。此天地相與之敝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

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於東方。故人鬼可得而

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

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為絃，則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鍾為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為絃，則宮聲當在太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圓鍾為宮也。地祇始于太簇，終於南呂，以木、火、土、水、金為絃，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為宮也。天神用圓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函鍾者，此以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曰函鍾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此三律為宮，次敘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圓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卯為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黃鍾一變為林鍾，再變為太簇，三變為南呂，四變為姑洗，五變為應鍾，六變為蕤賓，七變為大呂，八變為夷則，九變為夾鍾，函鍾一變為太簇，再變為南呂，三變為姑洗，四變為應鍾，五變為蕤賓，六變為大呂，七變為夷則，八變為夾鍾也。圓鍾一變為無射，再變為中呂，三變為黃鍾清宮，四變為林鍾，林鍾無清宮，至太簇清宮為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為五變，六變合至夷則，夷則無清宮，直至夾鍾清宮為六變也。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清宮，總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和，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鍾、林鍾、應鍾、鍾與呂常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為陰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

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卽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爲主。陰常爲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爲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爲陰陽之中。子午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

之曲予在鄜延時尙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木，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等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瓠、囉、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卽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曾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壞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

有當時軋吃根勿兒切。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舞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尙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尙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合韻。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呂。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

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尙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嗥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箴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偶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尙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旣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

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也。此鄆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泜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泜漢至于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

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

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此律呂相生之

法也。五行先伸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

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隔八上生庚辰

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

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丙申娶丁酉。南呂之生甲辰。火之季。

姑洗之甲辰娶乙巳。中呂之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

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于巳。為

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

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紀也。

今太常鍾。皆於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枚長幾半

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

者。疑鍾糜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笛之笛。文從竹。從

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

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鑄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

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共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予羣從家歲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敘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榭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臯謂稽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邱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籥，便易持。李善注謂籥，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籥，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籥，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籥。故潘岳笙賦云：修籥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籥者，餘器多裁衆籥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籥，五音皆具，當籥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箎，或云：漢武帝時，邱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

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箏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箏。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箏不應有五。以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箏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楠。哇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卽哇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夢溪筆談卷之六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尙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

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尙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尙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卷之七

象數一

開元大衍歷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歷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歷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歷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歷。比來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歷。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歷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

登避仁宗嫌名。

爲正月將。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

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姬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顓帝歷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姬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尙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日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

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爲一說。然須大改歷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與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此歷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爲枝榦。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謂之元。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

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

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

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

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

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

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

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

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

于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

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補。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

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

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見。爲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蘊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歷所能知。況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蘊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歷以知之。歷亦出乎憶而已。予於奉元歷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歷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歷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歷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總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歷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

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疊疊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表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闕造歷，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闕歷法極疎，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尙未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歷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闕之歷八百年，自己差八度，兼餘分疎闕。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

不曉。第爲高等。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子受詔典領歷官。雜考星歷。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其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歷奏議中敘之甚詳。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繆。歷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歷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歷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纔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大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大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歷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

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乃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爲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余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

曰。天事本無度。推歷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爲一

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晷當者止二十

八宿而已。度如象椽。當度謂當正象椽上者。故重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今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今

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邪。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日

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鈞。日漸遠。則

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

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

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

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替。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十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尙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歷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

有常有變。連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尙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連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十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歷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政爲之客。

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爲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

也。凡歸除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爲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旣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夫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未濟，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夫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夫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祕，不欲深詰之。今夫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歷術知崇天歷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禱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卻是蝕限太強歷官皆坐譴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歷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歷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歷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歷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卽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卽鳳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

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蕪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蕪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

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

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

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

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

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敍。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敍。而冥

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榦。其上搖于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寅子
辰
坤 乾
乙巳未
卯

丙午子
辰
申寅
生艮
丁卯酉
巳未

戊寅申
辰
午
生坎
巳卯酉
亥未

庚寅午
辰
申
生震
辛亥未
酉卯

壬申午
戌
坤 乾
癸亥丑
酉

夢溪筆談卷之八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目，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簇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鑿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

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着。音陞從支。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歷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勢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旣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歷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歷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行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歷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歷。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歷。多只增損舊歷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歷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歷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歷。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歷術。今古未有。爲羣歷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歷所算躔度。臆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

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之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寇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塔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

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憚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徵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焯。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塔磨之。揖潞公。

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怒一饜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耶。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饜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

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憐然恐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枲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致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

夫致仕王尙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巖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輿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敍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

自期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繡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尙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閣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贊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皋、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蓼。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蓼。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不茹暈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曼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曼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邠原耕而得金。擲之牆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旣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翠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尙康寧。

眞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王欽若加右僕射。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晏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驪至定。治事畢。瑋謂驪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驪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驪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互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驪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贊。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贊加節度。罷爲南院。驪。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園壩。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籠飲。其狂縱大率如此。醉後爲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己。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則訪隣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闕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襪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之十

人事二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阜隸如此野狼。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昇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爲尙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

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釋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碁。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碁。

慶歷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之十一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戎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尙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爲一說。犀牙香藥爲一說。茶爲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爲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并折鹽爲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爲一說。便糴爲一說。直便爲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推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推務。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爲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斷之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

予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利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卽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卽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尙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止。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

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訟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一子明日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尙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鹼鹵。不可藝植。井泉悉是惡鹵。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鹼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蘊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邠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兩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免所居官及官當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免所居官及官當者。今敕官乃從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爲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爲一官，勳官爲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除名敍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敍，從四品於正八品上敍，卽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柢梧。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爲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逆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羈繼，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于已事法著于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殮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敍。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糴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與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

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糧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連糧之法。人負六斗。此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投卒所費。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尙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騾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傲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縱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給。互相計校。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歷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

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譴。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連斤四錢。船連斤一錢。以此爲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載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混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混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混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

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爲。

陝西額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歎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爾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之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複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眞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幘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眞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賂爲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

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千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

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

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

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爲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爲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掾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官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眞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六斤。海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十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

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八貫。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僑、南、儀、復、蒙、春、陵、憲、遼、寶、壁、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賈平、忠州桂溪、兗州鄒縣、廣州信安、陝州胡城、河中河四、巴州玉盤、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涇州涇水、莫州鄭長、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融州武陽、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道州慈道、慶州樂蟠、瀛州東城、順安高陽、澶州頓邱、洛州曲周、丹州雲巖、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橫州永定。

宜州古陽·禮丹·金城·遠昆·汾州孝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任縣·秦州長道·達州三山·石鼓·蜀
 揚州廣陵·趙州柏平·柏鄉·贊皇·雅州百丈·榮經·祁州保澤·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陽·福昌·穎陽·緱氏·伊闕·濱州相安
 慈州文城·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靈壽·井陘·荆南建寧·支江·辰州麻陽·招化
 陳州南頓·桂州修仁·永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恩州清陽·熙州狄道·河州枹罕·衛州新鄉·衛
 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岢嵐嵐石·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涪州溫山·閬州晉安·岐平
 復州玉涉·潤州延陵

夢溪筆談卷之十三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

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欲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攜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繇此數爲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所有之地。爾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旣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

責之曰。我戒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者。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何者是麀。何者爲鹿。客實未識。良久對曰。麀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麀。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僮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僮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牆。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僮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僮曰。喏。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搗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塞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

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歷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澗。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爲之源。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澗。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瀦澗。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衛。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澗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集遊民。刮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瀦澗。竊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幙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

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筋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蔕芻藁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蘆蔕中，候乾，則以水車沃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

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滎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

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敍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3
281

夢溪筆談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談 筆 溪 夢

(二)



3 0648 9727 9

著 括 沈

夢溪筆談卷之十四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輅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輅。鵲也。李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効此體。然

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

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筍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

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

脚。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蹂極工。而後已。所謂句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爲明字。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魚麗于罍。鱧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无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俾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忼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

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揚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彘。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彘爲義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尙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

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零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敍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闌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

靜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劬而爲之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毘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情至。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之十五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田、年、邦、降、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茫，宮之濁；央，羽之清。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滂，宮清之上；博，宮清之去；茫，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殺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

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靡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舛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瑟吒。合二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沓佉叉。合二娑多。合二壤曷攞多。合二婆。合二車娑麼。合二訶婆娑伽。合二吒拏娑頗。合二娑迦。合二也娑。合二室左。合二佉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龜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

多。如傍犯蹉對蹉千古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

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望。聘織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葳蕤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蕙葳蕤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

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麈尾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簾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獻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唐詩作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鶴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

愁來一日卽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歷中。予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中樞誕聖。膺歷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无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軫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旣負辰。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蠶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東音刺。本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

沴潛隨夜雨消。其絃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盡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夢溪筆談卷之十六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疑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簾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簾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故後人知。欲於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僊。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

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尙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之十七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稍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尙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適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

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爲識畫也。

王仲至闕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騷初八拍，中序卽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撥攏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卻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畫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灑。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椽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

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卻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切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戕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

口從矣。音疑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尙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者。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音酉從金。如桀驃雷從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奧。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弈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予過南安。見弈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弈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晉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螭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麓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爲准。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非田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麓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思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又木儿又四者小大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卽不可強牽使停。寡如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唵卽取上齊。釗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

塘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尙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之十八

技藝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

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椽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椽若干尺。則配堂

基若干尺。以爲椽等。若椽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椽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

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轆爲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爲峻道。荷轆十二人。前二人

條。又次曰前脇。後二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未後曰後竿。轆前隊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數。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爲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爲平道。

此之爲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裏術。裏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臚。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

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

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有

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

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基層壇。及酒家積器之類。雖偪覆斗。四面皆殺。緣

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爲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

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器最上行縱廣各二器。最下行各十二器。行行相次。先以上二

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又倍下二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

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則一百一十。併入

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爲器 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

田既能拆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爲拆會之術。置圓田徑

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爲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勾。倍之爲割田之直

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

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爲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

數。則再割之數也。三步爲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爲勾。倍之。爲所割直徑。以所割

之數。二步自乘爲四。倍之得爲八。退上一倍爲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

爲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

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其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子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

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

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謂把指禱木長則柱短則虛。節

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爲

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

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會算棋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

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

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

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萬兆爲穽。算家以萬萬爲方六路。用三十六子。

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

名可記。蓋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二是萬

五是萬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萬垓。第九是萬億萬萬垓。此外無名可紀。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即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空。一白

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

法。凡十九路得十億六千二百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

十五兆八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為上位。又副

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

出此數。碁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

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綱勸止之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懽。此亦擊鞠。

唐書誤述為蹴鞠。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

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

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

厚敘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棋。古局

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

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爲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場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爲子羣從所得。至今寶藏。

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歷。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傍通歷。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歷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

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棋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鬪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_反。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

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肱。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

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卽須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暝而不食。懼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陸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之十九

器用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爲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欄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謂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茗鳴鉦。茗卽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存。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爲。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罇以瓦爲之。左傳卻有瑤瓚。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禮書言罇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

鐻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㊀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㊁者雷字也。古文㊂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鐻之飾。皆一㊃一㊄。㊅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鐻字作𧔑。蓋古人以此飾鐻。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刀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爲矢服。臥則以爲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鞞。及鞞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李定本黨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鞞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卽今蟠鋼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漉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腳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而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觀人面。故令微凸。收入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搗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要在機牙。其言

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參連爲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棚。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予於關中得一銅匱。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注水匱。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鑿毛髮。以麕皮爲緝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鐵甲。匿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癩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癩子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僞爲癩子。雖置癩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曰。破簪碎釵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綉。非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伴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鬪八。吳人謂之恩頂。唯宮室祠觀爲之。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歷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擊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隣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尙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數白黑棋。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碁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縵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旣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卽透過。著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翦綵花過。其尾尙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

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省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

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蒂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敍訣及次，敍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敍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謂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卽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卽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遣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遷嘗學誦

揭諦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齊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卽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一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網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卽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雁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

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尙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僊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鏽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黔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墻鼓鑪。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治中出色尙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之鴉醬金者是也。今人尙有藏者。上令尙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

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一

異事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絹縠。自西望東，則見也。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臥內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尙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尙完，脛骨長二尺餘，髓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卽入于役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

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於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鑿。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鐸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旣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尙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曾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疎類柏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一鄧文約。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卽是橫理。斜畫卽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搗之。其物在扇中。澗漾。正如水銀。而光豔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誣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熟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旣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堊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堊之迹。襄隨之間。故舂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蹠。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裏蹠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趙飛鷺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裏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藍。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

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麟趾衰蹠。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註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輟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憇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

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未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

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畫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卽定，其斤兩歲息，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煉丹藥也，形色旣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柱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乃遞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獻鱗。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鱗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鱗。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鱗。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神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鑿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鑿。鑿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間。英宗卽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鑿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

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子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鈎利。遇鹿豕。卽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鈎於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按此物卽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佗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

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劇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旣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邱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鑿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二

謬誤語詳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敍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敍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繆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西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敍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

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尙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尙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賂。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

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味。爲三司軍將日。曾喫糲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三

譏諛謬附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諠。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澮。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灞澮橫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八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餠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敍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尙能拳歐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

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卻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卽不會。用卽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安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卽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一詩荅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翁。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忝。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鸞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謀。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

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諛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毘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殺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卽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造人醋梅與燐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燐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卽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裊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帷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會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靺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爲筮。上以方磚墊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塗壁

以麻搗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爲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北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蜚兔也。亦曰蜚蜚巨隼也。

蠨蠨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蠨，卽詩所謂蠨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蠨爲胡蠨，亦蠨之類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卽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斛，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卽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翱爲來南錄云：自淮、汭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同輩鍊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瘡，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

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尙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峯。皆峭拔峻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歸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去聲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崑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二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卓布衫。

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颺。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椀。椀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颺。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盃脣上皆可爲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鍼腰。無風處懸之。則鍼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敘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媿娘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其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

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陋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族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晉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議定。而流俗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韃。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

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
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蝟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
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士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參反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嘗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
草蛛嚼芋梗微破以瘡就嚼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按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鱧一食數升鱧乃今之烏鰻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
蜜攤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
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歷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饕人烹之久且
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尙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
齧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橫嚼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
儀宦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霑

兢惕過甚。雖肝矜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尙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於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予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政爲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爲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瀾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虵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虵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虵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輿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旣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

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與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率曩霄。慶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蕭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唃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悲忌。欲除沒臧氏。授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唃輩。仆甯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唃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唃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唃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唃。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彘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鞵。血澆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

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日都羅馬尾。又次日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乘常荒屨。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乘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乘常昵之。因說乘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乘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菱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會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爲銅。水能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爲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爲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爲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續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旌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卽玫瑰也。古人有以爲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爲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

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尙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爲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闥。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爲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劾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

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廬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閔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道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噴爾口。嗷嗷。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趨出道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閔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愆艾。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羅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卽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茭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爲楚。楚亦荆木之別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閣。匹裂。小木器。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

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抑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尙也。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旣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尙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偕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買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爲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敘錄其腳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腳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卽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卽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卽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麪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資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

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尙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祇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尙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賦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尙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爲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僞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尙吉與其母黎氏號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機郎。決里。至富良江。尙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真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尙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衛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

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福。慶歷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酋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嗣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婚姻，最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機郎縣。

太宗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卽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備僦車腳，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錢逋之子噶厮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噶厮囉人號瑕薩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噶厮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

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菜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葍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

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邱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塵駝。塵極大。而色蒼。麋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卽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臬。又曰。杜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僊補理養生上

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燄。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卽莖，精也。故有二名，鶴蝨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燄法，乃是服地菘耳。

不當用火燄。火燄，本草名，稀燄，卽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白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莖如朔藿，有節，高三四尺，廔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元精，生解州鹽澤大澗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元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元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元精，然喜暴潤，如鹽蘇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

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卽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

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卽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場在地上者。謂之場香。如臘茶之有滴乳

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

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

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

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磨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

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

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鞣。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者。葉毛而未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廣陵囊丁雲擾。幸存饗宮兩廡。析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於外。因其舊。扶顛易圯而新之。既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侈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既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既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己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脩年代。置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

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沈括、錢唐人。兄邁。徙蘇州。括以蔭任沭陽主簿。縣依沭水。卽周禮所謂浸曰沂沭。故蹟久爲汚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節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藉登嘉祐八年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加龍圖閣學士。坐事謫均州。徙秀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皆有論著。喜建事功。所著夢溪筆談行於世。此姑蘇志名臣小傳。謂括與邁兄弟也。但馬氏又云。沈括字存中。有長興集四十卷。沈邁字文通。有西溪集十卷。俱爲翰林學士。括于文通爲叔。而年少于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曰扶。扶之父曰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遼志其伯父振之墓。可考。合諸家之說參之。當從馬氏。蓋兄弟命名。偏旁取義相肖。古今人皆然。沈氏曰同曰周一代也。曰振曰扶曰括。二代也。曰遼曰邁。三代也。則四朝史與姑蘇志之誤無疑矣。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其自序云。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其亦玩世不恭之詞歟。虞山毛晉識。

余閱范文穆公志云。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蘇郡。始大脩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旣成。曹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聞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

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旣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今讀湯教授夢溪筆談跋。亦云。刊行是書。以充郡帑。以爲養士無窮之利。二事約略相似。不覺爲之撫卷而嘆。夫以吳郡、廣陵、劇郡。繇費。乃取給于浣花。夢溪二老片紙隻字間。不聞征助之令。不見輸獻之苦。上恬下熙。相忘于無事。始信古人用心之不擾民也。方今人間願見未得之書。豈無百倍於杜詩、沈談者乎。況伍卒如饑。鵬田。慮如縣磬。倘得天下司鐸師長。各就其風氣所嚮。留心簡策。步趨王琪、湯修年故事。不惟右文。兼可備武。是或一道也。晉又識。



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談書店

編主五傑王
編初成集書叢

談 筆 溪 夢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著 者 沈 括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三八五

徐



3
282